

「醜小鴨」是丹麥作家安徒生筆下的一篇傳頌千古的童話寓言故事，主要講述一隻小天鵝的前半生，因為活在鴨群裏，所以被視為長得「醜」、是異類，而被一眾小鴨子排斥，飽受欺凌。安徒生曾說明「醜小鴨」是他的生活寫照，因為他的不少作品不為當代欣賞，甚至有人建議他放棄創作寓言故事，不過他仍然選擇在眾人抨擊之下繼續他的不朽創作，像醜小鴨一樣尋找自己的新天地，最終成為美麗雪白的天鵝。我以往較為把注意力集中在主角醜小鴨身上，往往忽略了其他動物角色，但自從遇見病人小朱之後，我便開始研讀「欺凌文化」(Bullying)，從單純同情「受害者」醜小鴨 (Victim) 的坎坷遭遇，嘗試擴展到分析「旁觀者」小鴨群 (By-standers) 的種種行為現象。

小朱是一位就讀於名女子中學的中四生，首次求診是因為失眠。在排除了導致失眠的環境因素及生理因素之後，我與這小妮子開展了一段心靈對話：

小朱：「醫生，今年很多科目的考核也需要小組匯報，每天也需要跟組員討論，可惜她們學習只為求分數，選擇研究的題目毫無新意，全是穩紮穩打地抄習曾經獲取高分的前人集作，我感到毫無意思。」

醫生：「妳認為如何學習才算是有意思呢？」

小朱：「要有點新意，才能創造新的知識嘛。」

醫生：「既然如此，聽起來妳跟妳的組員們有著不同的學習期望，如果是自由組合的話，那麼妳何以跟她們一組呢？」

小朱：「她們全部也是這樣的！」

醫生：「全班三十多人，真的全部也是這樣嗎？」

小朱：「那倒不是，是有一個不一樣的。」

醫生：「原來有一個不一樣的，她是誰呢？」

小朱：「她叫小月，就是去年的插班生。」

小朱開始娓娓道來，原來小月去年跟父母從外國回流，本來性格開朗，品學兼優，但與德高望重的班長卻不甚投緣。有一次考試，小月看見班長「出貓」(即作弊)，二話不說就向老師舉報，班長當然矢口否認，副班長和一眾行長都說沒看見，反而質疑小月惡人先告狀，老師也就判定這是一場誤會，更勸小月要處理一下人際關係，別弄壞班裡的和諧學習氣氛。自此之後，小月在學校的生活就坎坷了，不斷遭受到班長等人多方面的欺凌。這裡指的並非身體上的直接暴力欺凌，而是包括孤立、排擠，還有到處散播小月恃著成績優秀狂妄自大、目中無人等謠言，都是間接的欺凌，其中的網絡欺凌 (Cyber-bullying) 更為嚴重，

在 whatsapp 和 we chat 等即時通訊軟體留言批評小月的訊息，一個晚上居然有接近一百個，都是班長和副班長率先一唱一和，然後幾位行長附和，大部份的同學其實都沒有回應，而批評的內容包括小月作學習滙報時標奇立異「搏出位」，說要是思維那麼創新，倒不如回到外國去好了。

小朱：「有一次，一位同學借了一枝塗改液給小月用，之後班長就不准我們跟那同學吃飯足足一個星期，妳說我們怎敢幫助小月呢？我只能悄悄地跟她來往。其實小月為人爽直，只是跟班長她們不同風格而矣，她們也實在是太過份了……」

我留意到小朱開始飲泣。

醫生：「小朱，可以告訴我此刻妳想著什麼嗎？」

小朱：「其實我當天是看見班長『出貓』的，副班長跟她蛇鼠一窩，其他同學都是知情的，卻沒人敢說出口，我除了哭和失眠，也不知道還能做什麼，只想快點息事寧人，在這『出貓』事件平息之後，再悄悄的幫助小月。卻沒想到……」

小朱談到這裡，已經哭成淚人了。

醫生：「卻沒想到發生什麼事情呢？」

小朱：「沒想到小月上個月退學了！」

醫生：「哦！那小月突然退學，於妳而言，是什麼意思呢？」

小朱：「她這是對我們徹底失望的無聲抗議，我心裡很愧疚，要是我當初願意挺身而出，小月現在就不用退學了。醫生，妳覺得小月會怨恨我嗎？」

在允許時間停留，讓小朱放聲哭泣疏泄情緒的時候，我記起一篇關於學童欺凌的心理剖析論文(陳國威 & 陳小梅, 2005)，當中提及有時欺凌並不是個別學生的違規行為，而是一個群體的互動過程，可以用社會心理學的「非個體化」(de-individuation) 和「集體思維症候群」(group-think syndrome) 來解構。簡單來說，有些人為了保持良好形象，平日並不會批評別人，但當個體身份隱藏於「欺凌小組」內而變得亢奮之時，罵人的道德規範便會消失，從而做出一些異於平常的非理性行為。此外，為了維持小組的高凝聚力，當一、兩位德高望重的組員對某人或事道出其看法之後，組員們為了保持全組一致，便會盡力合理化小組的行為，例如不覺得他們在欺凌別人，只覺得受害人「罪有應得」，而且龐大的群眾壓力導致組員自我監察，對所有不同意見加以否定，目的是愈加肯定小組的行為。

醫生：「小朱，小月退學可以有很多原因，既然當初她勇於告發班長，可見她心裡所想也未必是妳可以猜透的。反而小朱，妳選擇旁觀的角色，是為了息事

寧人，那如今挑起事端的一位已經離開了，班內和諧得以保存了，妳為何仍會失眠呢？」

小朱：「因為真正的和諧，是要容納不同聲音和風格在課堂裡面，而不是靠迫某位同學離開學校，來換取良好的自我感覺。」

「欺凌文化」橫跨古今，只要一眾小鴨子勇於自我實現 (self-actualization)，我相信全部也會像醜小鴨一樣長大成為美麗雪白的天鵝，安徒生的寓言故事，至今仍然敲動世人心弦。

資料來源

陳國威, & 陳小梅. (2005). 學童欺凌 - 心理剖析. *香港教師中心學報*, 4, 141-149.

(寫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，並獲邀請刊於「中國醫學人文」雜誌二零一七年第一期臨床隨筆)